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兼濟堂文集卷十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鄧友檽

兼濟堂文集卷十

大學士魏裔介撰

尺牘

與邢州史太守

德業由人造而文章必自心生古人述作不相襲也若以游夏之德合以班馬之文抑亦可以為成人矣懷此有年徒勞寤寐乃承褒奬謂可媲美坡公僕於坡公無

能為役若心之所嚮往則亦不敢不勉旃也台臺江左名宿大雅模範但邢州久屬鄙陋今乃得所瞻依彼宋廣平郭守敬劉秉忠之流範令人獨不可嘐嘐而慕乎是在作養而成就之耳高吟成帙想不後於歷下也顧以他日請教

與白方玉

連日讀趙忠毅公文集吾邑前輩可採輯者尚多如解元馮仲昌之俊才高第職方公父張栢菴之敦練淳謹

王槐揚之善書得名其父邠州學正王子新之操守不苟中書介人魏紹川之倜儻能文先母舅庠生張庸周之苦學有志皆宜附於人物之列者而舊誌僅列其名未有片語之褒為諸生者則並其名而不列嗟乎千秋萬世草木同腐誰復知者夫一節之善君子不棄況以煢煢下邑而賢者又不為之表章則後起之士何所矜式焉闡發幽光責在吾輩願與老親臺共存此意也忠毅公銘文甚多又宜採入

與孫徵君鍾元

今春因病請告四月朔軺車始發於彰義門紳士餞送者蓋數百人自慚無功德及於民物久宜引退況二豎在於膏肓實實不能支吾非以易退為高也晤蓮陸兄知老先生許其有知止知足之義㭉何足以當此哉向因暑熱僑居濉郡七月中元後始返家園念老先生年愈邵而德愈進孜孜不懈未嘗一刻不以學問為念聲氣為懷誠斯世斯人所託命者而跋涉未便翹首蘇門

我勞如何繹堂沈老公祖當今海内大賢也昔在中州久已景仰高山敢為紹介竭誠拜瞻敬聆一夕話勝讀十年書矣

復庶常李維鐃

恭惟老契丈台臺鑾坡侍直才雄萬選之錢鷄樹掞華香含五色之筆行見卿雲呈瑞載史筆於螭坳紅藥翻階代王言於鰲禁何期定省之方殷忽有苫塊之大故聞之痛悼無緣奔馳雖素車白馬之縈情而炙鷄樽酒

之尚缺蘭札來自江雲捧讀之餘不覺心馳於豫章也牲醴之儀伏冀叱名致之靈几之前若生之近况栽花種竹督課農桑而已舍侄僥倖鄉試二犬子下帷益勵其所學他日或得奉教於大君子不至墮落以辱家聲未可知也

與辯若弟

向接手字知欲為江淮之游丈夫處世自當放開雙眼豈有終日昵昵兒女子間者但今路途多險暮雨瀟瀟

江上村不能無世上如今半是君之懼也昔勾踐好游而孟子導之以囂囂囂囂囂囂之道在我不在外也今三年之內所應為者甚多恐無暇耳賢弟其且安意以處癸案上之奇書繹四子之要旨則名山大川不越跬步而得之矣會試録一冊寄覽侄女當令之誦女兒經三字經昔忠毅公有教家二書即此煩尋一本致之長安吾曽祖養生弗佛二論並希寄來兄將重刻之

復盧爾唱

讀來教知賢兄大有領悟所言學庸論語孟作鳶飛魚躍觀甚是但恩意鳶飛魚躍亦盡作學庸論孟觀耳又云行不著習不察未必非舉業累之此言似是而未盡然從來大儒如程朱薛文清王陽明諸先生那一箇不是從舉業入門的只怕無明師指授則聖賢傳心之法只為博青紫之具甚可歎也今世有曹厚菴先生誠可謂躬行實踐者賢兄奉為模範足以不虛此生若不佞者雖粗知梗槩而於克已之道未能實用其力不敢自

欺以欺人也願共加勉旃

與弟辯若論文

近日之文鬆靈中貴端鍊清虛中貴精到不欲其郊寒島瘦也觀墨卷則各體備矣

從來善用兵者必有心腹精鋭之士以先登陷陣治舉業之道亦猶是也蓋戰陣勝負機在俄頃舉業工夫亦在風簷寸晷自非精熟難以得力矣張觀海所謂水火集者誠舉業之金針也

舉業一道如裁衣如造室必有體製若寛窄大小不合於式則不可衣而居之矣起踈提容中踈後容一定之法也

謝朝華啟夕秀自古格言若塵飯土羹已經小兒搏挠千百次誰能過而問之耶新科房書宜看歷科墨亦宜澄汰運用之妙在心固不以多為貴也

清夜月明此時文心十倍蕭寺中想更有會心也將攜斗酒過之

文者心之所顯也故必先養其心心定而氣足氣足而神全則文之能事畢矣今文古文非有二義趙忠毅公文章氣節世所共知而舉業之精妙者往往匪夷所思所謂胸有萬卷筆無點塵由其得于學者深故心境澄徹識見高明以緒餘為之自不可及吾師乎吾師乎

與郝雪海

天氣暑熱晤客稀少竟不知台駕東出潞河又不知鍾

元先生親至貴庄有此一段奇緣老年翁不可不加之意此事非大聰明人不能領悟非極沉潛人亦不能造詣不然如王龍谿王心齋周海門之流皆流入于異端而不自知矣今既有孫先生老年翁與䖍盟則德不孤立亟亟商量一番尚可為也過此則老冉冉其將至恐修名之不立耳

又

道之至者四子之書盡之矣漢雖訓詁未大失也六朝

而後決閑踰防橫流潰溢天理幾滅王仲淹韓退之盡其大而未細所謂由也升堂未入于室陽明負不世之才晚而反入于虛無今之為學大旨在于崇正辨邪愚意自荀楊以下皆細細詳覯以察其是非而天命人心之極直示人以知所宗則淑世濟人庶不負天之所以與我者惟老年翁留意焉

與楊猶龍太史

今日吳梅村札來云溫邢任沈南北聯鑣正指年翁而

言如弟者雖勉強效顰而才思弇淺未能縱橫夏秋之閒擬盡發案上諸書讀之或者少有進步耳連日讀佳集將半但覺芳𨒖襲人明霞入牖豈獨弟一人之私好乎有心者想共見之也

又

喬文衣云書綾精妙絶倫欲往覯之然未敢造次必得黃柑數十枚佐以淶水新釀挾客如賈耘老輩者方可耳不則未敢唐突雪齋也

復葛曲陽 諱綏

向於劉永生扇頭得誦新句兹捧芳訊展翫鴻篇如火齊木難觀者辟易而書詞高明又不以風雲月露為懷知生平得力非獨文字間也第理學二字言之令世鮮不以為迂恠而聲律之學又往往非淫則誕即有歷下弇州復出亦未易起而正之也方今理學有曹厚菴先生詩學有吳梅村楊猶龍諸先生不肖謬附莫逆而二者俱未有當焉獨設心制慮循循於名教中則不敢不

勉乃蒙褒揚過甚豈嗜痂之好不遺於葑菲耶感且媿矣臨楮不盡

答高忠憲子高

手教敘述高邑及令先君始末令人慨然此固生平之所素聞者而近於華峯顧兄處又屢寄家藏之書令承惠數種有已見者有未見者自當詳細讀之以窮其旨趣也朱晦菴之後許薛皆係嫡傳陽明見道未真遂流於虛浮在當時已有非之者而顧涇陽闢之尤力令先

君資學清淑自當繼文清之後私心竊慕無日忘之況通家誼重乎前日於李石臺之出已託其加意而生之微意則欲並東林二字化却以復同人於野之意未知有當否也

與周茗柯春時

行期迫促未得細談衷曲每懷芝眉為之悵然承教體用兼全之說誠為有見然向來諸公議論不一多將體認差了認得體真用自不遺認得手便知會持認得足

便知會行王陽明認得良知又曰無善無惡却是不曾認得良知也孟子認得真故道性善勿論書本子靠不得若不從自心上認得真隨聲耳食如聽盲人指路必走荆棘矣天之與我渾然完全天爵章已明擴充之外别無擺脫工夫世緣紛紛先定其在我者則自不為外所揺也

復李伯潛

桃杏樹邊别我去而今已見雪花飛詳味斯語令人感

嘆葢大化運轉無一息之停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少者變而壯壯者變而老老者變而死古之聖賢未嘗不死其所以死者有道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之人悠忽歲時天之所以與我父母之所以與我者全未夢見良可悼也賢契憬然而念及此豈徒為流連光景之語其中亦必有所慨矣唯望留心四子之書講求性命之旨則愚雖遠隔京華不啻在几席之近也不盡

與李邰林侍御

向承音問深慰渴懷但以抱病林下不能時時候教而此心之嚮往則無日不愿愿也貴房師史舍親忽而仙逝令人痛悼賢人君子無祿於時世道安所倚仗豈但一人之私慟乎尊補在於何日民生凋弊可謂至極某漸近樗朽無能為矣所望老公祖台臺妙為調劑雖在田閭得以安枕皆鴻賜也

答姜定菴

退處山樊積痾漸得攻治暇則南村東埭滌場納稼早

上賦稅免胥吏之追呼至於
君恩未報友誼難忘則未嘗不耿耿于中但樗朽恐無益于時而揣分似宜于三休矣承教自當遵誌弗忘驚聞大故不勝痛悼窮猿拘繫不得千里赴弔奈何行實祈賜下勉為誄詞以抒鄙悃于萬一也更望節哀自珍先此馳候孝履

復大宗伯龔芝麓

季夏二十八日得承蘭訊諄諄懇懇言無不盡夫牛李

蜀洛敗人家國事何如引退聽其施為以銷人我養壽命哉若老先生為當今涑水海内屬望不啻斗山懷高尚之思恐生民立見塗炭惟宜休養元氣以起凋瘵不宜復事尅伐以致委頓也

與王遷安

前者志懐高尚馳慕松筠竊以大才偉畧不宜獨善其身以效山林之癯兹讀來札知邊工告竣坐卧馬脊鴈嶺之間銷鑠冷風酸雨之内遂使巖關紫塞屹然金湯有功於

國家不小讀大什秋月當闕朔風帶鴈及新刻諸篇又居然李杜聲律矣何政事文學之兼優如此也如此�勞當事者自鑒賞而令支城完尤有例之可援耳

東環溪論詩

昔之善作字者至於三過筆可掛萬鈞之重以其意在筆先也佳作蘊藉高深吞吐靈異原不規規效法諸家而意與境全氣以神鍊不艱不膚莊處似少陵澹處似摩詰雖夙慧之不偶亦由思之湛於寂悟者久耳僭為

批閲不覺醉心

與白青玉

近日長安冷署蕭蕭惟日手一編與古聖賢相對迺知此道去人不遠泛泛從事於詞章者無益也聞老社丈下帷篠園靜中當亦有所得鴻羽之便希有以教我也秋興詩嗜痂者過以為佳然亦感慨時事而發恐未協風人之旨何老社丈之過為揄揚乎令愛出閣粧奩之需自不可少薄宦何以助辯若遭此奇厄幸已愈念之

念之想老社丈時時相顧不同於陌路所為也

寄翰林羅老師 諱大任辛未進士南昌人

恭惟老師采芝商山追蹤綺角誠所謂節比金石志華日月者也滄桑以來身寄虎吻幸而苟免際盛典網羅謬厠木天念吾師培植鴻恩何時不為耿耿奈道阻且長未得便羽何意瑤札遠頒不遺微末乎世兄年臺鳳翥高騫中秘所借以生色寓内已定正賢者發抒之時老師含飴高卧出處各得伏望加餐隨時朝夕怡悅臨

顏瞻悚

與白方王

吾鄉前輩唐有宋廣平自是千古隻品李贊皇之才與力膽炙人口或議其未純李文靖相業彪炳而文章不見於後世若夫文章事業理學兼懋者有明之代其惟趙忠毅公乎葢數百年而始得一人也儀型在望猶及身親見吾輩何可不拳拳服膺而事之也

與趙香雪

當此頹波橫流之時老社兄博雅自雄猶以為未足又進而求之聖賢實學非深心大力孰能與於斯僕所纂薛文清讀書錄壹冊非有高奇可驚喜之論而上接考亭以闡揚四子最為嫡派非傍門可望其藩籬也昨青壇閣下亦極稱道德之不孤豈不然乎今以一帙奉覽想尋文悟義河津猶羹墻見之也觀始集徵詩學之盛於人心亦有所觀感焉

與李勝之

八股業童時所習也以吾邑中蒙學或未盡諳故有此刻然正恐盲人指路面冥山而問郢耳老親臺乃切嗜痂之好耶千古明哲張子房范少伯李鄴侯生平焚香叩禮正為扁舟赤松等舉如神龍不可羈紮介以趙鄙書生濫邀錦玉豈可不知止足益以受上之知遇未敢啟齒今春夏勉畣報稱意於中秋前後懇請歸里不至久蔽賢路耳承至教為荷不盡

與陸咸一

胡沖霄至捧讀大著理學則聞程朱之秘詞藻則兼歐蘇之長旁及詩餘片札亦莫不淹雅亹亹近代以來未之有也自當彙為全集傳示來茲他日得執三寸管為之頌述是所願也弟亦經年作老蠹魚而未加裁定不無煩褻之憂今寄舊刻一部望大方指教也人生何必京堂即宰相亦時來則為之耳豈果才德過人哉吾輩千秋不朽畢竟在於文章幸未至耄耋方與老年翁台臺共勉之耳

與姪勗纂修先賢卜子集

古人之於詩如飢渴之於飲食衣服之於身體而後世之學者誦之而不知其義亦鮮能觸類旁通引而喻之觀子夏詩序何其曲盡也夫子言思無邪兼風雅頌朱註似嵩言風矣頌豈有惡耶

詩小序當另為一冊古人說詩定有所本此未易輕註他日合朱註與吕東萊參酌之方能名家耳

復葉眉初

茫茫斯世皆爭名圖利之人有留心二氏學者便自以為超然物表矣而道之與生俱來者尚隔河山也弟於此潛心有年而不敢倡言之以世人好之者寡且恐蹈昔年南皐鄒先生之跡也偶而談及與有心者共留一綫耳熊青老前一茶之間而議極相合此非勢利之交而性命之秘也至謂弟為洙泗的傳濂洛正派敢望其藩籬哉

與李杜二閣老

介以庸才受

主上知遇之恩未能報答因病請告蒙恩休養得治夙疴實為深幸然回首闕廷何嘗不中心徘徊行行且止也國家事大百姓待治如饑子之思哺所望老先生光賛密勿臻于太平弟在田閒受福多矣四月初九日已抵真定茲遣役上本謝

恩並候老先生萬安

與友人

念金元明以來其傳於世者幾人不覺通身一汗丈夫

生世寧可灼灼一時乎是以邇來向近裏着已處思索一番隨即記錄亦欲成一家之言正之有道然淺植薄蓄未易言也其中是非有可教者幸教之

復徐寧菴内翰

讀佳作不欲復作文字觀惟當焚香靜對鄙吝自消耳游魚氷泮野鳥花明如此情況與堯夫白沙未知孰為今古也至筆法之妙居然右軍豈非形上者不遺形下無意於工而自工歟聖道久晦以功利詞華為第一義

得老先生與厚菴振起而倡明之誠世道之幸也捧讀之餘欣快何如

與孫北海先生

前者軺車南指老先生遠出餞送路傍觀者為之感嘆他日好事者繪圖以紀之其中龎眉皓首衣冠甚偉者則退谷先生也但不知長安此時丹青畫師有解人意者否如有則亦不可少此一段佳話耳四月初九日已抵敝郡原有祖業小房遂而棲止閉戸偃息在床不敢

與一毫外事惟是學道一念時自警惕確然可以自信者而行之不倦則末之有得也

與大司冦梁玉立

昨豐貺下頒又勞綱紀遠至下里深用銘刻謹耑後申謝前在郡城雨後同友人至雕橋及貴莊白崇遂至曲陽橋禪院稻田千頃高咏摩詰漠漠水田一聯覺形神之俱遠書呈大教歸里後躬親收穫之役始知雞犬桑麻間另有一種風味然野人之事不足為老年翁道也

復太原周太守

恭惟門下筮仕之初固已心切儀型至于今春始遂良晤知道氣深沈汪汪千頃之波豈近日片長自矜者所能企其萬一卓異特舉藻鑑公明而異同之論徒紛口舌部覆確然可以令循良吐氣矣至於某之固陋何足以比擬古人唯是我輩生居聖世亦當求為不朽之事而齪齪于富貴利達中轉瞬埋沒故常恫之而自礪耳旣承雅教敢不獻醜倘督誨

其所不逮庶不至墮于迷途矣

復葉眉初

兩次翰教極承憶念之雅且讀大著西北水利東南賦役諸篇洋洋灑灑王佐才也然久屈枳棘自當翔步天衢以造福於蒼生耳家兄降調原屬無妄之災截鞭留鐙自有公論某素志林泉每形言詠不知者以為盡道休官之常語耳其實麋鹿之性出於誠然今乃得遂初服長安熱鬧場中翻雲覆雨不作是夢想也草復並候

起居

與大宗伯龔芝麓

前有一函周茗柯持上想已達台覽矣冢宰司農俱満望轉移而當今海内晏安所重在于禮樂故寅清之地非公不可耳知大君子道力堅沈無所動于胷中也閒揆席亦有欲高尚者佇竢金甌早覆以慰蒼生之望弟之近況無足道者入春以來日以栽花種菓為事性之篤喜良在於此雖身病稍減而心病則猶昔也安得海

上良藥療我積年沈痼乎

與史省齋

昔顧涇陽先生云海內有十三箇好巡撫十三箇好提學則天下太平余每佩服斯言今觀老年翁台臺之為文宗而嵩高大河之氣為之發舒洋溢則益信起衰之非誣也但向來尚未見試牘希惠數冊非但慰岑寂實以開茅塞耳何誕老掌科有中州之遊景行有素真聆新教握手披肝又不待卮言之諄諄矣

與孫北海先生

孔孟以來學術所以不明者總由于不知物耳物即明德明德即性新民又明德中事也以此觀之更為顯然

朱文公像如有畫工希命之畫一幅當奉工值也

與周子俶

劉伯溫天文策豈在江都之下真是如數家珍元朝得士如此人而不能用焉知帖括中有伊吕耶

與史及超

憶昔追隨館閣每欽曲江風度葢道心靜深包括一切
豈世之炫才露能者彷彿萬一哉而虛懷下交不遺樗
朽贈言珠玉此則伏處蒹葭未嘗一飯敢忘者也榮轉
客勿兼判儀曹甌卜在旦夕矣

與耿又樸翰林

前歲過承惠顧又賜同門硃卷玉筍之班他日定當驤
首風雲彚征皇路也生連年楗户息影而聖賢之書未
嘗敢離於心乃知吾人安身立命惟此義理之腴為雋

永耳契丈暫假歸里讀書論世王佐之才裕於斯矣豈猶夫人之雕篆取悦目前者哉

復梁葵石

久不修候可勝渴思想老年翁頤養倍善承教下詢内養之事弟禀賦單薄故五十六歲即請告歸里使當日僕僕長安道上則今日已在古人之數矣每焚香閉户休息身心覺有安頓處一切龍虎鉛汞之説無所用之似亦稍有得力老年翁虚懷懇懇得無問道于盲耶慈

雲至槐水適有舍姪之喪不及欵洽化緣之事料不能

行

與宋牧仲

昨台駕之行甚速未得盡一觴之敬不勝戀戀梁園風雅已付使者貴鄉詩人文人河洛之英靈也焉可令其湮沒而不見於後世乎弟意以為老世兄加以批評而重梓之則魯壁之古文復出而合浦之明珠再還亦不朽之盛事也

與白見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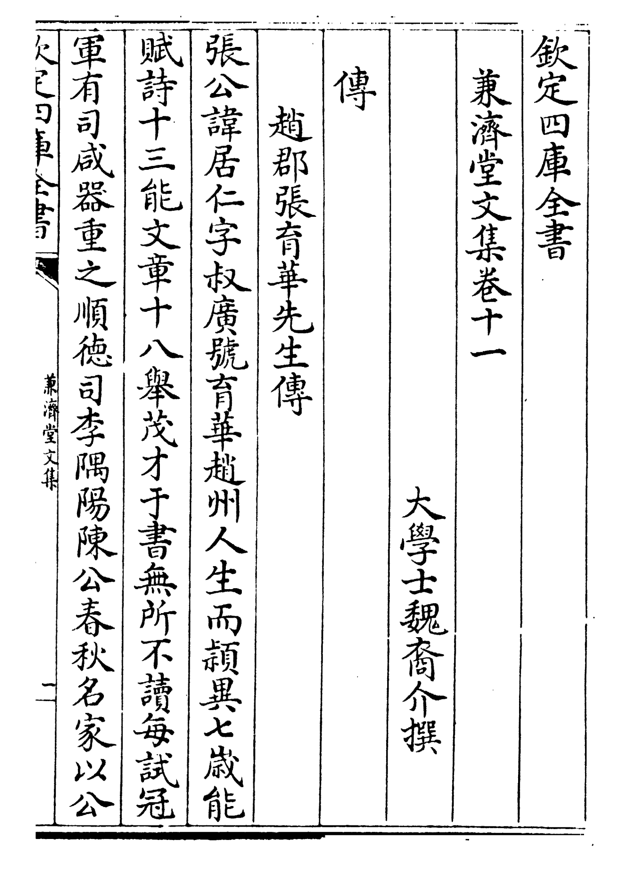
昨楊體乾扶病來晤亦足見其向學之心老而不衰甚可敬也今之少年非自暴即自棄與草木同腐而不及草木之開花結實君子悲之但所示總旨皆講章所有未能有所發明似不必付梨棗耳

與張元裕

葵花灼灼向日亦自可愛張仲蔚蓬蒿滿逕中物也雖不及淵明之菊茂叔之蓮然視沈香亭畔木芍藥未必

肯以彼易此

兼濟堂文集卷十



兼濟堂文集卷十一

大學士魏裔介撰

傳

趙郡張育華先生傳

張公諱居仁字叔廣號育華趙州人生而頴異七歲能賦詩十三能文章十八舉茂才于書無所不讀每試冠軍有司咸器重之順德司李隅陽陳公春秋名家以公

家世春秋延為西席葢公父活泉公以春秋舉嘉靖甲子科兄可齋公又以春秋舉隆慶丁夘科故一時推公為麟經獨步數竒凡應鄉舉者六萬歴乙酉始舉于鄉越已丑成進士仕晉之高平不善逢迎失當事者意隂中之降高郵州判尋擢山左城武令以倭警擢知膠州不一載又為忌者所擠降湖廣布政司照磨時播酋楊應龍跳梁西南大擾大司馬長垣霖寰李公奏公參佐大將軍劉挺軍事乃用火攻青龍囤楊酋授首公以督

軍勞瘵軍中往來檄草及露布文畫出其手力疾磨盾吐血如流竟卒于蜀叙功勅贈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予誥建坊署曰平播精忠歲給粟十二石養其妻子云初公為諸生時常遊長安醉騎驢行逢英國張公高咏不下為騶卒所呵公夷然不屑也觀者異之既成進士又出荆石王公頴陽許公之門在長安為時望所推公之師友如茅公鹿門李公九我邢公子愿趙公夢白魏公崑溟公之同年如焦公漪園董公思白黄公慎軒莫

不推引恐後然而公高才絕學睥睨一世嗜酒謾罵遇俗士多白眼是以屢觸物忌不獲躋公卿列至其忠耿愛君屢謫不怨目擊不平水火蹈之不負知己沒于王事有古人風著有春秋旁訓春秋酌意詩集刋有十二家唐詩三體唐詩皇明詩統明雋昭明文選宋鶯池詩于世魏子曰趙郡人才淵藪唐之諸李最為顯著明代則當推首育華公矣公以高才迹似放達仕未大顯然平播秘謀實出于公霖竅一代豪傑匪公才何以舉卒

以勞瘁殞蜀疆葢有伏波之風其視世之沾沾內顧死兒女子手中者爲何如也公之孫先昌與余遊爲詩能文有鳳毛不愧公而家徒四壁又令人不能無感云

斗山高先生傳

高三位保定之新安人也其先自小興州徙畿內者諱鵬舉七世祖諱應金應金生善官善官生先生幼而至孝生母崔氏蚤捐舘先生撫養于祖母及繼母俱能得其懽心弱冠讀書不務章句之學甞言曰今世之所謂

學者以纂組詞華紆青拖紫為務聖賢視之土苴耳昔有元之世吾郡有劉靜修先生其學上接闗閩濂洛即吾世而去椒山先生未遠其流風猶足慕也奈何以俗學自囿而不求進適容城有孫鍾元先生者學古人之學者也先生折節下之於是學益深遂見道之本原顧生當明季不欲仕獨優游於田野歲時伏臘招延親友飲酒賦詩以自樂然其趨履端方不苟又非縱情嵇阮之比建家廟置祭田凡宗族貧乏不能振者賙給無倦

而友于兄弟尤篤治家勤儉教子有法以崇禎壬申年三月十七日卒于里享年六十六魏子曰余里居時每聞前輩言燕趙長者多推斗山先生先生好與孫鍾元孝廉遊覩其所交葢天下之大賢也世棄君平龍蟠不屈豈知時之不可為而不為者乎其子似斗鳳翥鸞騫官大司馬大司寇攀鱗附翼手定太平一時稱為名臣福澤及于子孫先生之隱德頋可量哉

暄山吳先生傳

公諱履中字玄汭晧山其號也籍金壇為兒時讀書便
知解會如夙授者作文意度空濶無意求工如海風自
運有波濤萬里之勢後折節苦研貫綜典誥涵茹百家
一範千矩氣雖醇歛而渾渾灝灝自足牢籠當世二十
餘歲始補博士弟子員負大志不事米鹽細故筆耕硯
食弗以貧為苦束脩不私啟悉封遺父建濱先生郊行
獲遺金佇立竟日不見有覔者爰以金投之寺僧時萬
歷辛酉鄉湧醴泉三日夕占者曰泉為解瑞應有厚德

載物澤被函宇者出而名世歲秋公果舉于鄉如蘇門謁直指稍置鮮衣建濱先生責其志侈公乃永貯之凡歲時讌會俱布素未嘗改初服下第歸茅楹數椽非稟建濱先生命趾不敢踰閾每夜非讀書不敢就别室侍立至夜分命之寢乃敢就寢乙丑成進士筮仕行人一使夔蜀再使榆關翠薌垂雲鶻亭魚腹多所題咏持節還擢侍御史代巡牂牁方抗疏論事以丁外艱抵家形骸哀毀公春秋已邁嗣息艱且日夕勞于王事髩有二

毛史孺人勸爲廣嗣計公喟然曰天步多艱遑恤我後孺人曰獨不恤祖若父耶爰聘沈孺人生伯子初及祉與祜崇禎七年復任畿南直指彰德鋤強郡邑望之若神邢臺吳道明有奇績特晉列賢祠寧晉栢鄉諸邑烈節者六人爲之表其墓傳其事是時温與王兩相黨内豎以售奸公力劾之極論體仁深峭拗戾應熊擠善朋凶豈可令偏心小人側于宅揆之地也疏三上舉朝震動聞者縮舌二相欲殺之上憫其忠第降級示懲上用

中官鈐制外臣驕橫特甚公痛言宦官不可用列陳欺
蔽之害自是益深忤貴近意復條陳驛遞宜清津糧宜
酌籌畫俱當上意因忤權奸事遂寢八年夏四月按部
廣武處將士無固志單騎赴闕日馳二百里歷閱關隘
衡緩有差紹寧管太史贈以詩曰細窺囊草凝雲碧毅
立磚花捧日紅一飯未能忘鉅鹿六朝誰不仰青驄洵
實錄也入報政掌河南道印九年六月丁母憂兼程抵
舍十三年起為北畿督學使夤緣竇徑為之一洗及莅

任黜輕浮崇古雅北方之學者翕然從之閲卷不假他手文章道術海内所望為山斗者受知于公指不勝屈十六年遷大理寺丞法務明允一時廷無寃獄十七年召拜户部右侍郎署尚書事時餉匱不繼公酌復常平法焦勞粗就閲月而京師陷思陵殉國公抽佩刀欲自殺僕子方抱持之而賊已扼其吭賊素聞公賢欲授偽職酷刑逼公不屈有誓死詩云夷齊死後人倫在進比生前吾道窮誰誤蒼生傾社稷到今惟有訴蒼穹旋里

病卧不復起順治六年三月初七日卒距其生於萬歷十五年十二月初二日享年六十有三魏子曰崇禎甲戌之歲余以觀風蒙公首錄及壬午應大比試復蒙首錄其奬借之詞即以國士見許也鄉薦後相晤燕邸談笑欵洽移晷弗倦即道其生平所以為學者以相期望余旣素懷骯髒又得海内大賢焉以為之師私心以為射策遇主可相依以建功名于世耳癸未下第後楗户山中逆闖播虐天日為沉闇公抗節不屈私心壯之所

幸天留碩彦優游林泉為世楷模名教攸關重矣乃聞騎箕歸天嗚呼泰山梁木頹壞興悲淚不禁傾河倒峽也公剛直不屈似汲長孺通達國體似陸宣公愛獎後進似李元禮使龍髯未泣而鹽梅借調則其利社稷福蒼生當更有出古大臣上者何用公不早用公于萬不可為之時也可勝歎哉雖然天以完名全節付公而諸子初與祉祜復煜煜能自立讀遺書以世其家公亦可以含笑於九泉矣

南宮令仁寰彭公傳

彭公諱士弘號仁寰錦州人以癸酉舉人於崇禎十五年壬午知南宮縣事輕刑杖革火耗平訟獄禮士紳一以廉靜為政甲申三月流冦谿順廣將至南宮公集紳士耆民人等誓以死守有勸公降者公曰奉命守此土無降理即城不可守余一人任之或又為公妻子計公曰身且弗卹尚計兒女輩耶邑人感公言從之既而賊至城破偽權將軍劉芳亮執公逼公降公厲聲曰頭可

斷身不可降又索印急公厲聲曰吾將攜以還朝匿不與賊怒將刑執刃者曰好官好官苟降為汝請命公又厲聲曰殺即殺耳誰請耶殺之白氣上昇首懸城門經月面鬚如生刃者驚曰吾夜夢公為城隍神矣赴廟焚香識之芳亮曰自破潼關迄河北以來僅見此人弗問其妻子并貸百姓邑士民數千人收公身首葬城南號哭之聲震動天地即於墓前立祠塑像祀之像頸有裂痕塗之復裂如故邑人曰此公志也令存之公二子可

恒可豫也

李副使徵一公傳

李公諱申字徵一號涒灘順德府南和人性純孝甫勺舞讀書不輟聲徹户外父患疾幾危與婦焦氏侍床褥嘗湯藥數月衣不解帶日夜號泣露禱求以身代父病尋愈明壬子補博士弟子員食餼於庠甲子登賢書領鄉薦自以起家寒苦益節儉斂束減舉火資購名書數千卷纍纍滿篋笥一切世味泊如也歷試禮闈不第謁

選得河南彰德府推官啣命而往有澄清之志鄴下多豪猾蠶食里閈脅抗官府有司莫敢問莅任即嚴訪置之法自是羣奸遠遁古蹟華林園銅雀臺以及九華宫玳瑁樓土人多掘發金珠為利至岳武穆嵇侍中韓魏公等諸先賢墓亦不能免乃痛禁採樵犯者罪不赦理彰五載諸臺使者考績報最陞戸部廣西司主事權臨清鈔關旋里讀禮訓課子侄輩閉戸讀書悉得成立性渾厚誠慤與人言笑油油如也而行顔抗直不作佝僂

纖趨態自貧賤至仕宦衣皆布縷食必粗糲值歲凶道路剽掠父子相食省已用哺餓者二百石貸人數百金皆以凶故焚券不責報仍勸人以節儉力勤固窮安業鄉里人德之服闋補户部員外陞郎中尋陞陝西榆林兵巡道布政司右叅議榆林遠在西鄙嚴疆寒苦公清儉益力脂膏不潤常啖田家飲食閱文書吏持簿書關白至閣下驚嘆公處之自若也鎮卒多剽悍偶而月餉不繼忽然鼓譟餉司被辱營將不能制公單騎出撫諭

大衆解散三邊稱之整飭三㡳秩蒲陞山東分廵兖東兵河道按察司副使蒼山一帶賊首王俊焦二青等嘯聚至十萬會兵大勦身先士卒俊等授首其流民被迫者盡為招安全活萬衆壬辰秋感疾卒于公署邑人公舉鄉賢道府勘實申詳督學允祀魏子曰余嘗讀漢書見宣秉布被瓦器王良之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嗟乎古賢者之潔已如此乃若啟禎之間風俗奢靡接踵相尚變盈流謙勢使然也今觀涒灘公所行身為方伯食

甘粗糲雖古高節何以加焉數當變亂寇盜蝟起鎮定不擾卒奏厥功跡其始終可謂才守兼備者乎

糠粥先生傳

糠粥先生者高邑人也其上世出於贊皇避難乃移高邑八世矣先生居高邑之北鄙足跡不入城市幼習舉子業有聲食廩餼甲子鄉試本房擬第一卷值主司冬烘弗售庚申選貢督學使者巳取復為大力者負之而趨然先生澹如也廷試後授文安縣學博士先生亦不

辭與諸生講肄所尚者性命宗旨不屑屑帖括閒文安去通州密邇阜吾李老定馬先生嘗徒步往弔致雞絮束芻呼天大痛蓋彭城老父哭龔勝之意也旁觀者咸瞪目莫測其故未幾拂袖歸歸則結茅蓋頂繩床布被冬不爐夏不扇教子課孫之外未嘗與室人接作詩歌以抒志皆瀟灑無求樂天安命之詞親友至者無少長皆與之款洽有酒則設然亦不多飲遠近過廬者必式先生精醫算地理陽宅然皆不以此見年過古稀視聽

益聰明書蠅頭小字步履如飛夜談至四十刻不倦其

王彦方之流與其邰康節之亞與先生家貧蚤晩粥一

盂嵗歉益之以糠覈故顔其菴曰糠粥而自號糠粥先

生先生為誰諱名世表兄趙忠毅公字之曰子文而槐

水魏子為之傳

吕尚書豫石公傳

吕維祺號豫石洛陽人由萬歴癸丑進士司李東兖以

孝弟感民民為之化擢銓署清餽遺謝囑託抗疏近侍

不許干預政事旋予假省親八年居家不附逆璫時天下方以講學為諱立芝泉書院修明濂洛之學幾中危禍轉璽卿又轉奉常上防微八事作感遇詩有一心持素節丹日照常春之句擢南少司農清覈侵冒以數十萬計履任五年餘餉可支三年擢南大司馬汰冗登勇視政之暇復集多士立豐芑大社講明正學無何以父病乞養歸里侍父湯藥四閱月病致憂喪致哀既襄事復集郡士立伊洛大社以守先待後自責疏進孝經請

頒學宮時芝十八莖生于庭戊寅冬十二月流寇猖獗

宜永淪胥攻洛陽分守北城率家人登陴防禦罄資勞

軍士辛巳正月十九日賊抵北城縋家丁殺賊十數人

賊集西城攻打日危守者有潰志公方食子兆璜等入

白吒曰小子何知為國家大臣與城存亡義無可逊況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揮璜等去曰此予見危授命時也

及旦賊至被執曰此吕尚書耶吒之跪應曰生為正人

死為正神豈跪草賊即轉身北向拜闕復西向拜父母

乃從容就義公常曰我一生精神結聚在孝經二十年潛玩躬行未嘗少怠每論孔曾相傳謂得力于戰兢十二字故曾子易簀示門人曰吾知免夫非謂免于毀傷蓋戰兢之心死而後已其自銘座右則曰不負天子不負知己不負所學所著有孝經本義或問大全存古篇明德堂集奏疏全抄音韻日月燈行世魏子曰自明道伊川之後絕學行于考亭洛中得其傳者或寡矣呂公生數百年之後當明季羣言龎雜正路榛蕪而獨重遺

經着眼于戰兢十二字夫戰兢者即修已以敬微旨也

自古帝王聖賢罔不得力于此而世儒且以為不假修

持直証本體其言過髙烏足訓哉若夫臨難授命大節

凜然其學之不惑昭昭如也

鍾僉事伯敬傳

鍾先生名惺字伯敬景陵人也萬歴癸卯鄉舉庚戌成

進士授行人歴陞福建按察司提學僉事一年父憂去

職大計中人言服闋不起卒於家先生負逸才刻深好

學而貌羸寢力不勝衣性不樂與世俗人接或時對面同坐起若無所睹者同輩飲集極歡獨湫然若失無酬酢賔主禮以是衆皆陽敬而實陰忌之然由是得謝絶人事專於書史嘗憾世人聞見汩没故獨潛思遐覽深入超出當是時袁中郎之書盛行其意以詩主性情期自適何取古蹈襲為也始亦有所矯厲為之而其流及於俚褻譃浪先生與同邑譚子友夏取古詩漢魏至唐末閉門毋鉛以沖淡為渾厚以簡靜為弘通覩人於微

衆忌者取之衆習者落之世所傳詩歸是也先生改南儀司時曹務簡戲秦淮水閣閉户讀史有所見輙筆之成帙題曰史懷多駁翻古人倦則歌管往來恣陶寫至遊人午夜棹回曲盡席闌兩岸寂無聲而窓壁燈火熒熒筆墨酣濡不忍收者視之嗒然伯敬先生也東南人士以此稱先生真好學所至名山川必遊遊必極足目之力使蜀歷三峽入東魯登岱觀日出過閩陟武夷久客吳越盤桓忘返焉年近五十念人生不常悲淚自失

著如說十卷先生雖僻冷至接士友以誠薦人惟恐其知曽荅當路書至半停筆思曰彼土有何士為一言久之思得一人喜而書後所薦反致毀先生先生待如故與譚子交最善其餘布衣窮餓得遺篇死石中表而出之前後著名當世者衆然居喪著詩文遊山水不盡拘禮俗伯敬既死其書盛行天下皆竊附伯敬以行或謂淳古幾失握景陵書囁嚅而不欲讀要之楚人文繁興其才識刻深能自樹立者如伯敬之學亦未易測云史

懷别為書行世隱秀軒集十卷魏子曰余未及見伯敬先生讀其書及所選詩居然有隱秀之色

譚孝廉友夏傳

譚元春字友夏景陵人自幼通俊喜言詩是時同邑鍾伯敬方以宿學列縉紳才名蔚起海內嚮慕之則最推服譚子相引重為莫逆交友夏聲籍甚伯敬取古人詩與友夏冥心放懷選詩歸世傳鍾譚由此遇坎坷不得志所至追尋山水躡屐扶笻遊久而歸歸即復遊性孝

友任家督一日薄暮取酒兄弟相對論學置餅餡蔬醴席間佐兄弟啖母曰長若此可矣不須富貴也鍾公没顛毛蒼然車牙豁所業詩與年益進而睠懐凄涼悲涕横集丁夘年踰四十豫章李明睿主楚試得闈中卷取置第一先是楚監司成都朱公之臣亦深知友夏時屏車騎至寒河讀書處取其詩文且飲且讀以天下士期之及發榜得解天下之慕友夏者且謂詩不能盡窮人也其詩靈深澹樸乃其議最持平嘗于袁中郎詩有所

裁斷彭年述之者中郎子也抵以書報曰愛人者不護其短傳世者精神佳妙不定惟俟人心目自合而其所不足人指為疵纇者安知可傳不在焉友夏舉于鄉丁母憂服闋一上春官不第歸益取歷代史批閱又手訂所為莊子名遇莊已讀大學衍義未竟北上中途抱病卒天下之慕友夏者於是累息欷嘘又以為詩之足以窮人也士大夫景仰風流至今曰鍾譚云友夏著鵠灣稿若干卷魏子曰勢極重者必返豈惟人事文運亦然

往者王李以秦漢盛唐為鵠海内翕然從之數十年後公安起而與角公安死未久景陵又起用其意而稍異要之于大雅均未有當也然友夏善讀書與袁述之書云人指為疵纇者安知可傳不在余則云人指為可傳者安知疵纇不在乎焉得友夏不死而與之商此語也

李蓀甫先生傳

李日爆字蓀甫世居泉之清溪少有才名每試於庠輒為一邑冠鄉試入闈文應售者屢矣顧以數奇終艱於

一過年四十以恩拔入辟雍文衡孔公司成楊公竒其
文以為國士先是清溪地僻而險又接龍潯桃源二縣
皆山壑深峻林莽綿連逋寇窟穴其間時出侵掠有司
莫能捕順治乙未夏同令弟避居山堡中夜半賊驟至
堡陷一家縲者十有二人拷掠以索賄貸由是公以憂
逝蓀甫時在他鄉疾馳歸哭念力不能與之較將以身
殉焉遂素衣詣賊壘泣而言情庶幾感動賊亦愛其誠
禮貌遣之然諸子弟未有生路也蓀甫乃募人伺賊間

察其巢穴四壁巉立僅一面可通而賊之守備亦甚設
獷悍之徒殆數千晝夜椎牛享其黨思刼州邑蒢甫謀
於衆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我輩但患心力不齊耳何
論衆寡哉率家僮百人攀蔓附藤蘿而上五鼓抵其巔
以竹筒為號分馳吹喊時賊方酣寢大驚擾奔潰因擊
之蹂躪死岩下者數百人然賊勢頗衆旋糾合餘黨入
縣界蒢甫則同諸親友及鄉義旅力拒破賊營砦數十
轍亂旗靡窮蹙無計遂歸命於有司而三邑由是無冦

謦時有欲以功閒之朝者蓀甫力辭之曰本為雪親之恨保全桑梓豈敢邀賞爵哉迄今年六十餘有官未就結廬湖山之陂左圖右史殆將終身焉魏子曰余讀古人書至于射書辭金及讓侯封之爵而不受未嘗不垂涕想見其人也以為古人大節磊磊殆未易及今以所聞厚菴之伯父李蓀甫先生天資孝友蹈死殉親一軍慕義遂剪鯨鯢之巢不特報寃地下而萑苻寧謐地方之受其保障多矣若其學問宏深文章爾雅所著述甚

富足以藏之名山而留後人之咀味又其餘也斯豈非豪傑之士乎余故樂得而述之以備後之採擇焉

奉直大夫德珩杜太翁傳

公諱珥字德珩澄城令於盤公之季子也澄城令有三子始以伯子任詩書仲若季耑務力田伯子學成補博士弟子員旣而以寒疾不起澄城公乃令仲子仍務力田而德珩公攻舉業蓋成童而後向學不數年遂遊黌序聰穎非人所及云公孝友篤志事父母承顏順志諳

其歡心事二兄甚謹起居飲食如一讀書有得每講晰至中夜不倦有一味之甘必推而共之性骯髒不羣親友至者往往促膝飛觴博奕投壺酒後耳熱頓足起舞歌聲如出金石每愛蘇東坡大江東去之詞不屑屑柳耆卿楊柳外曉風殘月也四方文學豪俠士每恨交歡公之晚庭訓懇懇獨得舉業正傳常曰作文以理為主而詞與法俱不可廢泛駕野戰非範我馳驅之道也長郎子靜天才既高而磨礲砥礪之者無絲毫瑕纇太守

范公成六課士書院首拔識之以為精金美玉之文崇禎己卯遂登鄉薦出曹秋岳先生之門一時文名赫奕公自處益恭敦睦族黨褒衣博帶徒步里社遇農夫樵子與之語油油不忍去故人窮親有過從邀請者未嘗以倦辭其縉紳大夫連車騎盛晏會者每謝病弗往翛然物外不以事物累其神明矣甲申值鼎革之際公慨然曰篤志縹緗弗獲遇命也況性癖躭酒今當時事如此儒冠何為尚友阮步兵陶彭澤入醉鄉華胥之境

聊以卒歲耳安能操觚濡毫沾沾求利祿于風簷寸晷間乎遂長揖學宫不復與試事惟時時督諸子誦習經史聘博洽直諒者為之師友諸子風氣日上相繼入庠序有儁聲天倫之樂愉愉如也辛卯疾作八越月已有起色壬辰春疾甚遂沒年五十七歲遠近親友莫不嘆息閭里為之罷市云覩子曰余自垂髫時即識子靜於欒城道中未幾遂同筆硯於恒陽書院交莫逆也然未得登堂一拜德珩公至今以為恨時聞其軼事高風曠

致如天半朱霞令人可望而不可即其古之達者與至于敦尚物恒言為世法行為世則持身訓家恂恂退讓如不及則又陳仲弓王彥方之流也仰止景行何能已已

嚴母陳太宜人傳

太宜人陳姓清溪之望族也賦性端淑自幼通孝經喜覩劉向列女傳父東疇公家號素封衣飾粧奩頗豐贍然太宜人喜儉約不事華麗于歸于封翁嚴先生也修

行婦道有提甕出汲之風是時封翁為諸生方下帷攻
苦中癸酉科副榜聲名藉甚戸外之屨常滿太宜人則
時時質簪珥治飲食以供賓客無倦色士林咸以為嚴
先生有内助之賢其事舅姑至孝鷄鳴問寢不離左右
每食躬親治之必精以潔舅姑為加餐稱之曰佳兒佳
婦不但養口體直可謂養志矣舅銓選得居鄴遭流寇
之難夫妻俱殉節死之太宜人乃同嚴先生負骸骨千
里匍匐歸一路號泣擗踊哀動路人至里中則家徒四

壁立無以為生計牛衣相對或至不能舉火太宜人曰先生坐守蓬蒿室人即不謫獨奈何抱所學而空老為于是嚴先生出遊於四方四方之富豪長者咸樂從之問字嚴先生摅臯比而為之高談雄辯太宜人亦不以家事相聞問樂羊子妻之勸夫績學不過也是時存菴與其弟俱幼太宜人令之早就塾師夜則篝燈讀于側太宜人躬自紡織寒冬酷暑不少輟辛巳壬午歲大饑米珠薪桂太宜人猶擘麻枲以供盤飧每泣誨二子曰

爾大父大母沒于賊難家道伶仃如此爾曹若不奮發自勉何由克振家聲為爾父母者何日解顏耶存菴兄弟長跪而泣曰敢不勉力以負母氏之教于是大肆其力于經史古文而諸子百家及漢魏三唐之詩賦亦莫不咀味其菁華存菴年十有五補博士弟子員後值郡城多故竄匿山谷閒寄廡賃舂艱苦尤甚或午爨不繼採菱角豆莢而啖之謂存菴兄弟曰爾等他日富貴無忘我母子咬菜根時也甲午存菴列賢書聞報日床頭

僅貯麥二升出以餉之謂封翁曰我喜此子有今日我悲舅姑不見此子有今日也因泣數行下辛丑存菴中式南宮甲辰對策狀元及第太宜人為之色喜然不忘訓誨常曰汝勿以少有進步遂忘砥礪當恪恭盡職以報

朝廷丙午存菴請假歸里斑衣戲綵居踰年太宜人促之北上曰我兩人强健爾當及時赴任為

聖天子敀沃纂述以輔太平之大業迨庚戌恭遇

覃恩封翁封奉直大夫內弘文院侍讀母封太宜人一
時象服冠佩焜輝閭里太宜人不改寒素之舊午夜燈
火熒熒猶課子婦扎扎機杼也嚴氏聚族而居太宜人
處之以和肅之以禮凡尊卑上下無不悅且敬焉而於
諸昆弟子姪之貧困者尤加賙恤葢天性慈善始終如
一日云存菴受
上之眷日侍左右倚馬作賦文不加點端凝厚重人皆
知其為公輔之器他日必能為國家興建太平之業然

皆太宜人之教有以成之也存菴性至孝每以板輿迎養太宜人以山川修阻堅不肯就年過六旬有二遂溘然仙逝然其和丸畫荻媲千古之賢母遐邇莫不聞之鍾靈毓秀篤生存菴為聖朝第一狀元非母之積仁累義盛德在躬烏能食其美報如是耶余與存菴以文章道義交知太宜人之壼範有素因捃摭其遺事而為之傳他日史臣彤管流輝續列女傳之後曰嚴狀元母陳太宜人其亦有取于此

也夫

孫徵君先生傳

先生諱奇逢字啓泰號鍾元保定容城人祖臣嘉靖辛酉鄉試由沭陽令歷官河東鹽運司運判居官以廉著鄉里有長者稱父丕振邑諸生學使者以文行授儒官公兄弟四人兄奇儒奇遇著名膠序弟奇彥為武城宰兄弟相師友皆砥礪名行少為閭黨所推公十四歲入邑庠謁楊少保補庭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内無糧芻外

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庭曰此足下子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明年以高等食廩餼十七歲登萬歷庚子京兆榜與定興鹿伯順公善繼為友以聖賢相期勉不為口耳章句之學相與講習討論取諸儒同異而發明考証之中有自信人即辨駁不顧也二十二歲丁父艱哀毁成痢病喪葬一凖古禮偕兄若弟結廬墓側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内者三年服甫闋旋丁母艱既葬倚廬六載如一日督學使者李蕃具

以事聞特旨建坊旌其孝公家固蕭然值兩親喪葬之
後產益落饔飱常不繼邑中富室有願以金粟貸者及
邑長欲以事屬公闗白一言者公皆婉辭力却每至絶
糧輒割郭外田易粟一日與伯順公自晨講論當中飯
時蒼頭始持豆麩作羹以進而食貧自甘若將終身以
父母未伸一日之養遂淡然仕進從憂思忍鬱中灼見
功在慎獨而名教自任義之當為不少退避邑紳士范
薛等被誣禍將莫測公同伯順跋涉風雨中白之當路

始得平天啟乙丙閒逆閹魏忠賢竊柄毒虐忠良左僉院光斗魏科都大中周文選順昌三君子皆與鹿公為友於公有國士之知當左魏被逮時僉院遣其弟光明科都遣其子學洢相投周文選順昌寓書有一身作客同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公義激而起時鹿公賛孫高陽師於榆關其父鹿太公出身營救於時廠衛嚴緝為兩家子弟計棲身之所上書孫樞輔公求援畧云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

獨以善類之宗直臣之首橫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
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丘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
墻之士興歌黃鳥昔盧次楩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眇
布衣為行哭於燕市曰諸君不生為盧生地乃從千載
下哀湘而弔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庵求
為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丘廓園之
品固當直跽獻吉何次楩敢望其等一介書生無能哭
訴尚負慙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庵憐才扶世之感

諒亦有激於中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上者樞輔隨具疏以闕門事請入覲面奏機宜忠賢聞之遶御床而泣謂孫承宗提兵數萬欲清君側奴輩必無噍類上即馳旨止之僉院竟擬贓二萬科都五千嚴期追掠公深念南來者未必即至且科都介節家無以應與鹿太公張果中謀義助完贓炎蒸策蹇奔走數百里外醵數百餘金賫送都門而科都已斃杖下矣科都既斃僉院之追比倍嚴公與鹿太公計僉院舊為屯田使曾以十三塲

子粒為定與開永賴之利又督學畿輔知名士悉拔高等約鄉民凡十三塲子粒畝捐錢一文可得數十萬緡約青衿各隨心力或數錢或一兩可得數百金於是輸者雲集數日之内義湊數百甫送至而僉院亦斃杖下越一年周文選又逮其友朱祖文先擕其手書至云某以迂愚拙直罹此嚴旨雷霆雨露均屬聖恩在臣子只宜歡喜順受弱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力遣之歸所仗止一窗友朱完天全賴吾兄為之覆庇知不須多囑也

時伯順已從闕門入里與公計護完天北行復借力區畫得數百餘金送都門而文選又斃杖下諸君子之不免於死虐燄方張凡素與往來者皆鍵戶遯跡無復過而問之公急難拯溺置身家性命於度外而害亦卒未之及也海內高其義有范陽三烈士之稱葢公與鹿太公張果中也保母奉聖夫人客氏與魏忠賢相表裏其弟光先以時燄傾結士大夫一時附其門者恐後恒欲延公座上不可得介所知餽名馬公曰家貧不能豢養

復致芻秣之需公曰孱弱病軀不勝騎乘辭婉而確卒
不受邑元儒劉靜修墓在溝市里荆榛樵牧公過而傷
之倡同人建祠豎坊歲時率紳士掃墓復公舉邑前賢
李仲張紹烈配饗祠中請於邑令鄉之人得免其徭役
孫樞輔公督師榆關鹿公與茅元儀叅贊師中樞輔數
向二君言公可大用欲為推轂令元儀來商謂先以職
方題授代鹿任公曰君與鹿君從樞輔二君之才二君
之志也某既無其才又無其志頋老公車不敢借逕求

用茅曰元儀辱公知身在危疆公寧無一言教我耶公曰朝野所倚重者闗門一片地將相不調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君文士之雄所朝夕共事者二三大帥耳尚有一見才之心便不能容人人能有為我用者元儀佩服其言後祖帥以疑懼東奔中外驚駭元儀鼓勵大帥馬世龍追還得和衷共事元儀嘗自謂可不負孫公之教而樞輔公序公家乘亦云尹吉甫佐周宣王中興歸而飲譙歸功於張仲孝友啟泰實為余孝友之張仲也公

為當世所引重如此庚午御史黄宗昌薦公與伯順可當大任請行徵聘公具呈力辭朝野重之稱曰徵君甲戌禮科給事中王正志保舉公不赴歲丙子大兵薄畿輔逼容城公與兄若弟率宗族鄉黨入城鄰邑戚友奔集依公者數十百家時秋霖土堞傾圮西北隅尤甚公獨領西北一面未築而兵突至即窺其圮者公隨禦隨築移時而城成調和官紳以濟同舟倡勸捐輸以保身家攻數次竟得保全於時隣近大邑俱陷獨容城屹然

若金湯巡撫都御史張其平恤刑員外郎胡向化俱上
其事奉旨加級擢用嗣南大司馬范景文以軍務聘公
俱辭不赴時天下多事鋒鏑時傳人無安枕戊寅冬有
兵革之事公率子弟門人入易州之五公山族黨紳士
依之者愈衆公飭武備輯人心為守禦計誓神告衆暇
則講禮興學誦詩讀書修冠婚喪祭之儀相恤相親簡
而可守於干戈搶攘時隱然揖讓禮樂遠邇皆服其德
化至壬午迄甲申避地者三有掃盟餘話引田子春避

地無終山掃地而盟之義門人有雙峯書院記其始末伯順講學江村去公家三十里兩公門人互相問業伯順沒公獨肩學統者四十年嘗攜家寓江村癸明大旨寓定興之百樓者六又寓新安又寓祁州公多年旅食不問家人產而隨在能安一囊貯米屢罄不見有憂色也鼎革後嘗病瘖瘍國子監祭酒薛所蘊以讓賢薦兵部左侍郎劉餘佑以舉知薦順天巡按御史柳寅東以地方人才薦陳棐以山林隱逸薦公俱以病辭不赴因

田廬充采地移家於衛慕蘓門百泉之勝為宋邵康節元姚許諸儒高尚講學之地遂家焉水部郎馬光裕贈夏峯田廬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若孫躬耕自給門人日進公樂易近人見者皆服其誠信生平未嘗以講學自居不繩人以難行之事聆其緒論無不信聖賢之可為上自公卿大夫以暨田氓野老有就公相質者公披衷相告無所吝也中州直指藩臬諸臺使者嘗過夏峯修式廬之禮公田家雞黍惓惓以民彛為念嘗云匹

夫為善康濟一身公卿為善康濟一世某力不能及民
願公減一分害民受一分之利至負笈北面有千里百
里至者御貳韋布不作歧觀即悍夫武弁聞之傾心悅
服自勉於善或有以始終瑕瑜為公咎其濫者公曰與
人為善論其現在已往將來安可必耶公學以慎獨為
宗以體認天理為要以日用倫常為實際嘗言七十歲
工夫較六十而歿八十歲矣較七十時而歿九十歲矣
較八十而歿學無止境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

非堂上人不能判堂下之是非視聽言動無非禮子臣弟友能盡分戒欺求慊此是聖學實境界也考訂諸儒輯成理學宗傳二十六卷識趨學力於此見其大端矣公一堂藹然一身粹然當八十六歲之辰子孫門人正為公稱觴公冢孫自容城抱其玄孫亦至五世遶膝内外近百人遠近咸以為異至天性孝友兄若弟先逝已久每觸其手蹟輒為涕零當兩先人忌辰慘容素食九十歲後猶孺慕如少年生平尤篤友誼故人子孫饑寒

顛沛不能自存者見之惻然推解無倦色而成人之美終人之節風化所闕自任甚力如割股孝子趙廷桂爲助其婚娶割耳節婦孫光祚妻李氏貧得其養死葬以禮邑紳陳可成乏血脂倡議立嗣醵金經理其家諸如此事難以悉舉自之衛後有日譜卷帙浩繁宗傳外所著有四書近指二十卷孔學使刻於大梁余爲之序四禮酌一卷李居易刻於密縣張元樞刻荅問於覃懷魏一鰲常大忠刻荅問文集於上谷余爲之序公沒後趙

剌史刻書經近指於滏陽取節録六卷孝友堂家乘八卷舊刻於上谷讀易大旨聖學録兩大案録畿輔中州人物考甲申大難録歳寒居全集尚未授梓康熙乙卯四月二十一日終於夏峯享年九十有二前數日不能粒食整衣危坐與門人子孫講論不輟有考終録載記甚詳沒後官吏紳士以近窮鄉老幼殘疾貧窶之人無不奔走哭弔門人千餘里皆服心喪治葬事冬十月葬於夏峯東原衛郡六邑紳士合詞請於學使者祀於百

泉書院容城紳士請祀鄉賢子六人立雅奏雅望雅博
雅韻雅尚雅女二一適賈爾霖以節孝著一適楊士弘
丙子死定興之難奉旨建坊旌表孫十二人瀾溶濬淳
浩溥沐浴溶漢湛源曾孫十三人用柔用霖用恒用楨
用梓用棹用模用榦用柱用柟用楷用棣用樞玄孫一
人熠魏子曰論人者當觀其忠孝大節讀書其一事也
假令實行不孚於鄉邦不超於斯世而日取道德之言
以自飾寧足見信於海內之賢人長者乎徵君弱冠廬

墓固已有王偉元之風聲馳遠邇矣及左魏諸君子被黨錮之禍一時知交削蹟遠遯奉頭鼠竄惟恐蔓引波連徵君為之求援於樞輔醵金於衿民雖未能出之死地然當逆璫逮泣御前之時其勢燄亦稍衰減矣烏知非怵於王庭之揚也然害卒不及可謂善全其用者已累經徵辟終不肯就以孫樞輔之賢至契好友而不能屈葢有嚴子陵邵堯夫之高致焉其德純故不求世知其道隆故不為時用易曰鴻漸於逵其羽可用為儀徵

君之謂也世徒見徵君乙丙之間急於友難以節俠目之又見其講學於百泉之上以為追慕姚許見其接引公卿大夫曁田夫野老油油然無倦色謂其和而不流此誰足以盡知徵君耶二氏之流斷臂然指覬覦長生終淪幻妄徵君不離人倫日用壽幾期頤子孫三十餘人和氣盈庭雖稟氣之異哉亦有以養其浩然者在也若其著述弘備兼總條貫又出之緒餘而足矣說者謂容城有三異人言靜修椒山與徵君也百世而下猶將

聞風而起況及身親炙之者歟余與徵君筆札往來雅相善也而終未之得見今為之傳紀其實以俟後之君子

中皃盟傳

申涵光字孚孟號皃盟永年人申端愍公之長子也少而穎異博涉經史下筆為文章高潔宕逸超出尋常蹊徑外顧善為詩端愍公遊宦四方在家鍵戶約束僕從不干戶外事戊寅冬地方有城守事捐四百餘金登陴者賴以濟壬午立覲社三郡名士畢集質疑問難經藝

行於遠邇甲申避地廣羊山與鉅鹿楊猶龍鷄澤殷伯巖為患難交會京師陷端慤公殉難扶柩旋襄事畢即南赴淮上依路皓月先生時路任漕運總督經濟長才負人望且其子妹婿也故省之求先人舊交作志傳墓表捧以歸丐四方名筆表章煌煌焉鄉居方耕課二弟誦先人遺書足跡絕於城市時有同邑人張蓋字命士岸然高尚以古人自處與凫盟相善也詩歌倡和酒後耳熱或相泣殷子伯巖則自睢寧棄縣令來歸日與之

遊即妻子呼之歸弗顧也人皆異之皂盟既屢躓場屋又痛先端愍公殉難而沒春露秋霜環塚而號近淚無乾土焉為詩多且久自秘惜不以示人有好事者傳之遂名噪於壇坫人爭錄寫一時紙貴猶龍楊公持以示余余曰此風雅鼓吹也會

詔訪前朝死難諸臣舉封墓之典余時為諫議上褒錄幽忠疏共二十餘人端愍公姓名列奏中已而格於部議余一疏再疏爭之卒與祀典皂盟乃跰足至京匍匐

座側曰先人之忠節垂諸不朽大誄之力也余曰公道不可泯耳何敢為德蓋凫盟舊與余弟辯若相識於燕邸而余之識凫盟實始此也自是詩文相往來無虛日長安士夫高才博學蜚聲藝苑者莫不求識面願結隣巷中之車滿矣甲午遊泰山過歷下登李于鱗白雪樓劃然長嘯旁若無人有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之意遂至大醉同遊者扶掖而返奚囊之什多傑作焉丙申訪楊猶龍於太原時為臬司留署中月餘每談竟夕猶

龍遷豫州方伯復見之於蘇門因與孫徵君先生共發
天人性命之秘或以為鵝湖之再見也時
朝廷有詔郡縣辟舉孝行有司欲以皃盟名應力辭之
上書曰孝道至大昔賢所難光雖不肖豈敢以終南片
席為梯榮地哉有司乃止同郡中表王襄璞為山右方
伯邀至署未幾遄歸襄璞訝其速荅曰此中有高士傅
青主貧居不能蔽風雨公以身下之勝於光之留多矣
襄璞為之捐俸買宅一時傳為盛事青主者枕石潄流

人也辛丑弟盼成進士選庶常教之惟謹皃盟亦以恩
貢入成均辭病不赴
廷試曰吾才不堪仕宦耳靳太安人卒於京奔赴不及
馮棺擗踊血淚俱下風木之恨抱痛終天丙午弟煜登
鄉薦教之惟謹戊申恩詔舉薦山林隱逸之士余謂皃
盟稱其選欲公言之於當事皃盟託弟隨叔婉辭余欲
成其高亦遂已辛亥壬子連舉二子作書寄余引劉隨
州詩云未知門戶堪誰主且免琴書別與人會隨叔告

假歸兄弟聚首衡門反鎖俯仰二儀錯綜人物陶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焉葢免盟之於詩一以少陵為宗而沐浴於高岑王孟若李空同何大復亦兼采所長其他弗屑也遂以詩名海内然自辛丑後不復多作古文辭不輕着筆曰溉獲未易勦襲我亦恥為之年逾知命玩味諸先儒之書不釋手作堂聯曰真理學從五倫做起大文章從六經分來又曰主静不如主敬敬自静也又曰求放心只是敬又曰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又有

欿然若不足之心又曰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利者害多鶩名者毀至又曰朱陸同適於道朱雖迥而穩陸似捷而危在人自擇耳皆格言也二弟經出口授文成大家兄而兼師矣性不喜釋老解琴理鼎彝書畫寓意而無所留意也交友不濫生平同聲氣者不過數人拯危扶屯挽殷伯巖於寇難賙李志濟於戍邊赴義有如饑渴取與之間一毫不苟晚而學益進悔名之為累也蓬蒿滿徑長吏式廬者遜避不出官其地者愈重之

邑人執贄問字者亦不拒為之指陳大義親友至者脯菜蔬食而已不尚宴會曰是勞人奚益與至則獨酌數盃輒止丁巳六月晨起猶與客談娓娓不倦詰兩弟歸及堂揾一仆而卒年五十八或謂其數與杜少陵相符云所著有聰山詩集八卷文集四卷荆園小語一卷進語一卷說杜一卷此二卷有余序性習圖義利說等書魏子曰余嘗作續高士傳而嘆世之難其人也又讀先儒諸集而嘆其人我見之未盡化也若夫昭昭然浩浩

然不違親不絶俗混迹風塵蟬蜕物表彈琴咏先王之風樂而忘死其所自得爲何如也郭林宗黄叔度之在東漢孟襄陽之在唐其近之矣世徒吟咏其篇什謂詩人之冠冕固不足以知之也余與皃盟稱莫逆交其行誼至高耳目睹記之深以切故述其梗槩如此餘則載於覲仲隨叔所述不必盡詳也噫世不復見有斯人矣

兼濟堂文集卷十一